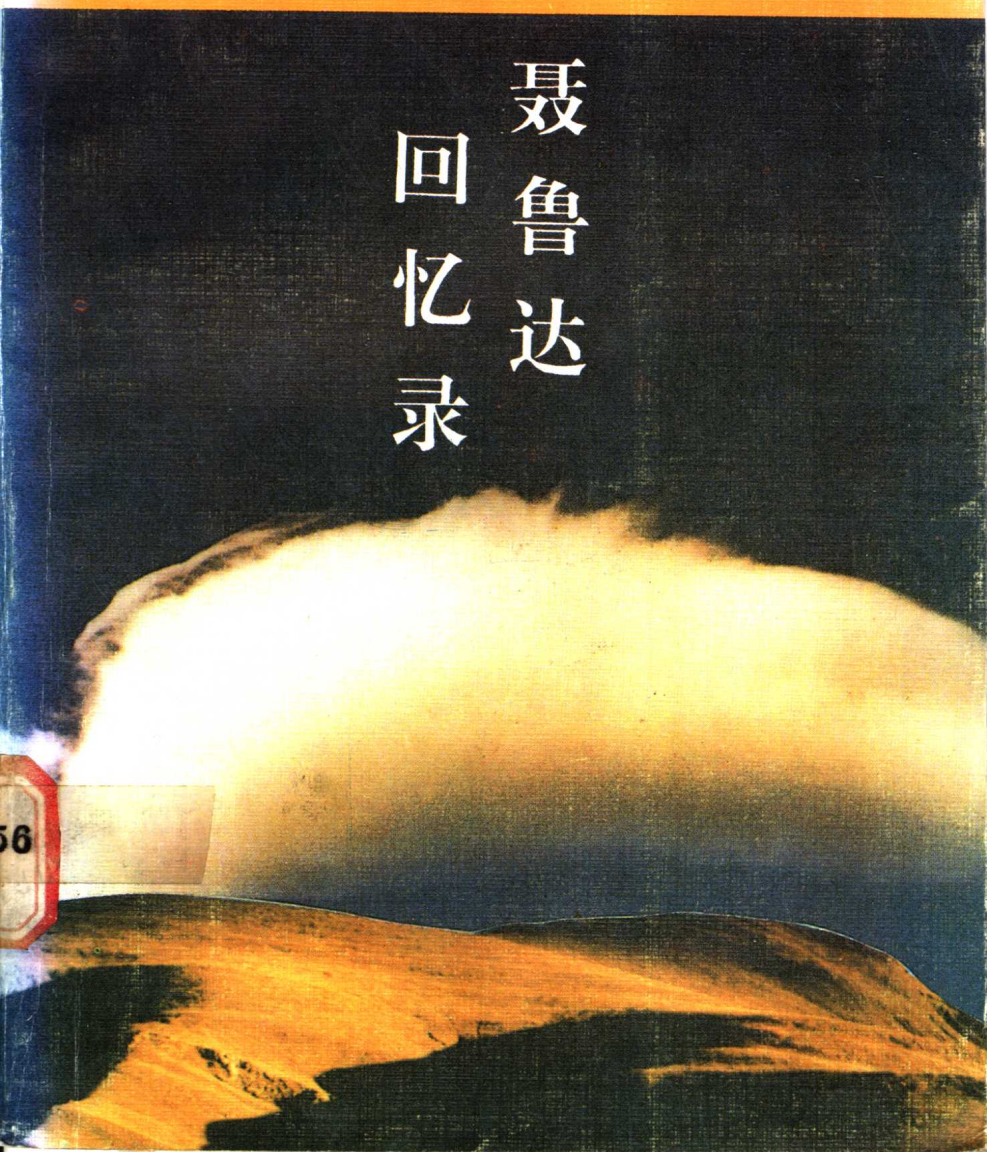


我曾历尽沧桑

刘京胜 译

聂鲁达
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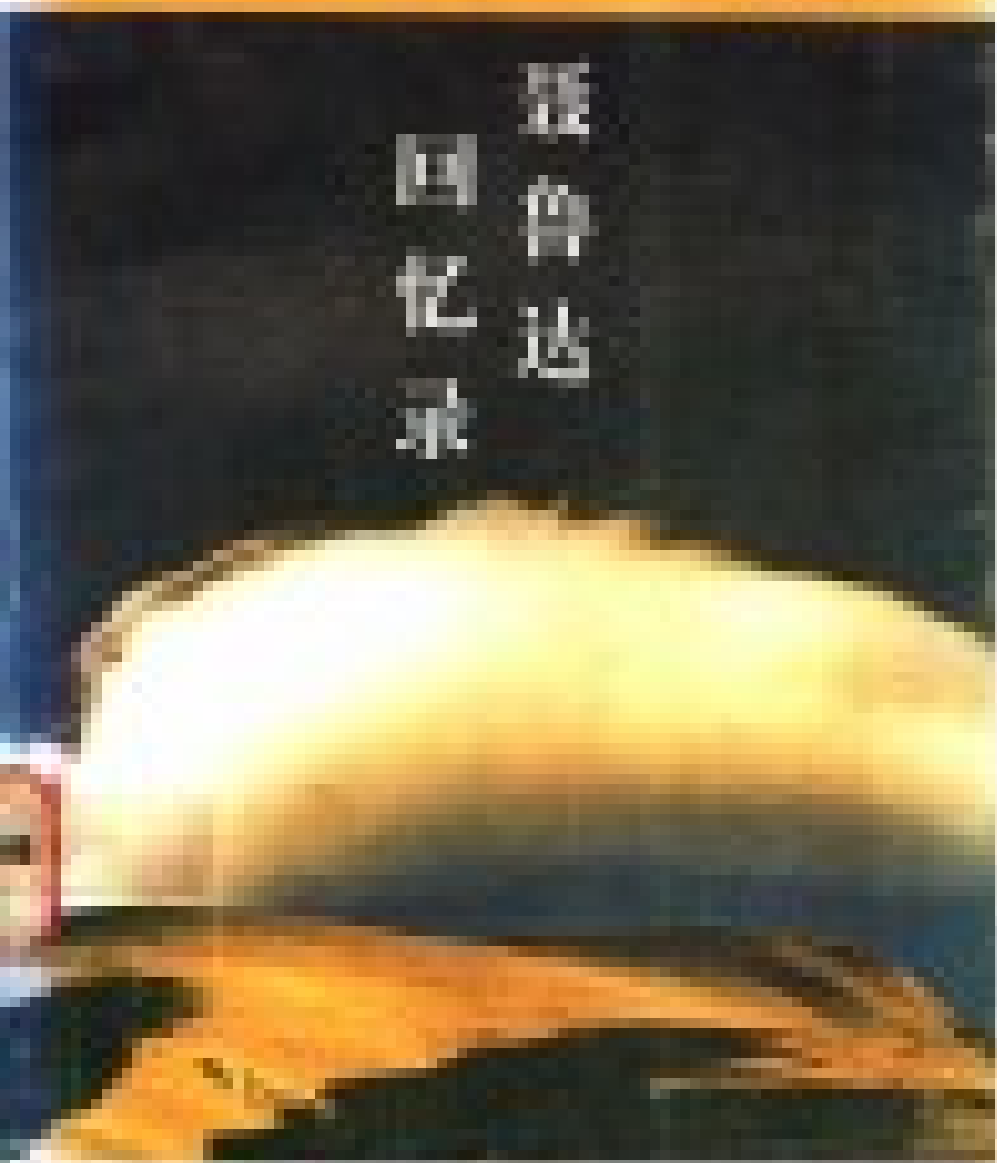
56



我曾历尽沧桑

张鲁达 著

张鲁达 回忆录



聂鲁达
回忆录

刘京胜 译

我曾歷盡滄桑

艾青題



我曾历尽沧桑

[智利] 聂鲁达 著

刘京胜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7,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407—0833—5/I·590

定价: 4.90 元

译 本 前 言

刘京胜

我翻译这部自传体回忆录，是为了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一生奔波，阅历丰富。他不仅仅是诗人，还曾出任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官，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他也数度来到中国，会见了朱德、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和文坛巨匠艾青、萧三、茅盾、丁玲。在华期间，他友好、热情，精神振奋；当然，也遇到过一些不愉快，这在本书中有所记述，至于是否写真，我们无从核实，仅供参考。尽管如此，他对中国人民始终一往情深，他写过几首歌颂新中国的长诗。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时，智利代表就在发言中引用了他的诗。

作为聂鲁达的第一批读者，我推崇他奇崛的文笔、绝妙的隐喻以及他对和平的向往，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爱情的讴歌。他的作品大部分是抒情的。聂鲁达说：“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不写男女之间的爱情，那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那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

天性。”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总是从他抒发的情愫中吟味到深邃的哲理，仿佛是在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面欣赏着优美的旋律，又每每感到了命运的叩击。

聂鲁达的诗大体可分为抒情诗和政治诗，当然这两者之间常常相互衬映，不便截然分开。他在艺术上兼收并蓄各派的优点，既保持了民族诗歌的特色，又借鉴了欧美以及苏联一些著名诗人的长处，开创了拉美诗歌的新阶段。

聂鲁达还是一位国际和平运动的倡导者。他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也曾代表国际和平大会将此荣誉授予宋庆龄。

每个人都用一生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而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不同于一般人之处，在于他还用笔记录了自己的历史，从而为人类多留了一笔丰赡的文化遗产。

诗坛泰斗艾青谈到聂鲁达时说：“他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对世界人民有贡献。我认为他的作品，我们应当翻译、发表、出版。”艾老还欣然命笔为本书题写书名。

聂鲁达作品语言之丰富、内涵之幽婉、涉及面之广，要完美地表达出来是译者不能胜任的。译文不准确之处，祈望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曾到过聂鲁达的故乡，只是行程匆匆，来不及到他的故居拜谒，至今引为憾事，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现在，谨以此书对中国人民的这位朋友表示敬意和怀念。

本书简介

巴勃罗·聂鲁达
(1904—1973), 享誉世界的智利大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 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1971 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是聂鲁达的回忆录。诗翁以生动的文笔记录了他在绚丽而又坎坷的一生中饱经的沧桑: 自幼丧母, 13 岁著文, 14 岁发表诗作, 在赛诗会上获一等奖, 19 岁出版诗集。年纪轻轻开始外交生涯, 先后出使印度、锡兰、缅甸、阿根廷、西班牙、法国等, 后参加共产党, 当选议员, 竞选总统, 为和平与进步事业奔走……

聂鲁达诗作丰富, 屡获大奖, 坎坷生涯与文学事业紧密交织, 相得益彰, 使得这部回忆录引人入胜, 颇有价值。

题 签 艾 青

责任编辑 吴裕康

封面设计 烈 民

目 录

译本前言.....刘京胜

序.....(1)

第一章 乡村青年.....(2)

第二章 城市迷途.....(26)

第三章 世间之路.....(50)

第四章 光明孤独.....(74)

第五章 西班牙在我心中.....(110)

第六章 出寻.....(138)

第七章 美丽多棘的墨西哥.....(155)

第八章 黑暗祖国.....(171)

第九章 流亡始末.....(199)

第十章 航返.....(227)

第十一章 诗的事业.....(258)

第十二章 温柔而坚强的祖国.....(338)

聂鲁达生平著作年表.....(360)

序

这些回忆是断断续续的，容易忘却的，因为生活恰恰就是如此。我们就是在间断的睡眠中维持着日常的工作。许多往事已变得模糊不清，化为尘埃，如同一块破碎的玻璃，无法补救。

他人的回忆不是对诗人的回忆。诗人的生活可能并不丰富，但却如实地反映和纯真地再现了生活的细节，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焰火与阴影中各种人物活动的画卷。

也许我不是自己在生活，也许我生活在别人的生活之中。

在我的这些篇章里，肯定会有一些像秋天的落叶那样枯黄，还有一些则如同葡萄收获季节里的葡萄，在醇香的葡萄酒中再生。

我的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生活组成的生活，是诗人的生活。

第一章 乡村青年

智 利 森 林

在火山下，在暴风雨中，在大江间，
香馥的、寂静的智利森林。
它足踏在枯死的枝叶中，
一束欲折的枝杈劈啪作响，
巨大的山毛榉竖起挺拔的肢体，
凄冷的森林中一只小鸟横飞而过，
扑扇着翅膀，又栖息在悲郁的树枝上。
在那里发出双簧管般的啼鸣。
月桂树的野香，波耳多树的黑香，
透过鼻息沁入我心底。
瓜伊特卡柏树拦住了我的去路。
把我阻在这鸟的王国，叶的世界里。
我绊倒在一块石头上，
扒开一个洞。
一只大如螃蟹的红毛蜘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一只金色步行虫向我发出毒气，
然后又闪电般地消失。

我穿过没顶的欧洲蕨，
绿色冷眼的六十滴泪落在我脸上，
身后还有扇叶长时间摆动。
一棵腐树，何等的宝贝！
黑色蓝色的蘑菇成了它的耳朵，
红色的小虫犹如颗颗宝石镶嵌在上，
还有迟缓的植物赐给它的胡须。
从它的腐木深处窜出一条蛇，
好似灵魂脱离了死树。
再往前，棵棵大树兀立在神秘森林的地毯上，
棵棵枝叶繁茂，坚韧挺拔，
形呈披针，风格迥异，
好似被一把永动的剪刀修整。
晶莹的水下，一条小山谷在沙粒和玉石上滚动。
一只柠檬色的蝴蝶，
在水光间飞舞。
身边无数蒲包花向我点头致意。
山上点缀着斑斑喇叭藤。
犹如神奇森林的血滴，
喇叭藤红如血花，
喇叭藤白如雪花。
一只狐狸疾速穿过，触动了枝叶，
然而静态才是枝叶的原意。
一只迷途动物的叫声从远处传来，
植物世界低声细语，
直到暴风雨奏起大地的乐曲。

谁不了解智利的森林，
就不了解这块土地。

就是从那土地，那泥土，那寂静中，
我走了出来，在世界上讴歌。

话 语

那是您所喜欢的，是的，先生，
那是歌唱的言语，跌宕起伏；
我膜拜在它们面前，
我热爱，追求，咀嚼它们。
我如此喜爱它们，
不顾一切地希求，倾听，直到它顷刻降临。
美丽的辞藻呵，
如彩石般闪光，
如银鱼般跳跃，
它们是泡沫，是细流，是钢铁，是露珠。
我追求美丽的言语，
要将之全部装进我的诗里。
它们一闪出，我就立刻抓住，
把它们清洗，整理，准备享用。
它们晶莹，洪亮，
似象牙质，似植物质，似油质，
如果实，如海藻，如玛瑙，如油橄榄，
我把它们翻动，吞咽，咀嚼，打扮，再加以推出。

它们是我诗中的钟乳石，小块的抛光木，
是煤炭，灾难的遗迹，浪涛的礼物。

一切都存在于言语中。

一个完整的意义由于一个单词位置的变化而转变。

他们有阴影，有光亮，有重量，有毛羽，

它们是古老的，又是最现代的。

它们生长在被埋没的棺木里，

生长在初绽的鲜花中。

多美妙的语言呵，

我们从凶狠的征服者那里继承了

多美妙的语言呵！

他们曾沿着安第斯山脉

贪婪地寻觅着马铃薯、灌肠、菜豆、烟草、

金子、玉米、煎蛋，

连同当地的宗教信仰、金字塔、部落

一起吞灭。

他们经过之处，

一切夷为平地。

然而从粗鲁人的靴子、胡子、手指、马蹄铁上都有
美丽的言语像碎石般掉下来，在这里闪闪发光。

我们丢失了，

我们也赢得了。

他们带走了金子，

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金子，

他们带走了一切，

又留下了一切，

他们留下了言语。

童 年 与 诗

我首先要说，关于我的孩提岁月，唯一不能让我忘却的就是雨。南部的大雨如同波洛的瀑布，从合恩角的天空降到了边界地区。在这边界地区，我的祖国的法尔维斯特，我来到生活中，来到大地上，来到诗间，也来到雨间。

我走过很多地方，我觉得任何地方的雨都不如故乡阿拉乌加地区下得那样粗犷而又那样细腻。雨整月地下，整年地下。雨柱好像刺破天空的玻璃针，掉到屋顶上摔成碎块或撞击到窗户上化为浪涛。雨中的每一间房子犹如一只小舟，在雨洋中艰难地驶向港口。

美洲南部的寒雨不像暖雨那样似排鞭齐下，随后是蓝天晴空。相反，它具有持久性和耐性，从灰色的天空无休止地降临。

家门前的街道变成了巨大的泥海。透过窗户，我看到雨中一辆大车陷入泥潭。一个披着黑长绒大衣的农民抽打着在雨中和泥中已经动弹不得的驾牛。

我们沿着人行道，踏着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冒着寒冷和雨水上学去。雨伞被风刮走了。雨衣又很贵。手套不愿戴，鞋也弄湿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穿着湿袜子围在火盆边，许多鞋还冒着蒸气，犹如一个个小火车头。后来发大水，带走了河边那些最穷苦的百姓。还有地震，大地剧烈地抖动。有时山上还发出可怕的光物：亚伊玛火山爆发了。

在那几个历史不长的城市里，特墨科算是开化的，有铁匠铺。印第安人不识字，铁匠铺就把大招牌放到街上：超级手锯、

巨大的铁锅、高大的门锁、特号饭勺。再往前有个鞋铺，摆着一只庞然大皮靴。

如果特墨科是智利南部生活史起点的话，这里也包含着长长的血泪经历。

经过三百多年的争斗，西班牙征服者们把阿拉乌加人驱赶到了寒冷地区。继而是智利人所谓“绥靖阿拉乌加”行动，就是说，继续血与火的战争，以把我们的同胞从地面上铲除。对这些印第安人他们不吝惜各种武器，用卡宾枪扫射、焚烧茅屋。后来采用了更仁慈的办法，用法律和酒精。律师变成了掠夺土地的专家。如果阿拉乌加人抗议，法官就指控他们，牧师也用火刑威胁他们。最后酒精完成了消灭这个伟大民族的使命。他们壮丽的英勇业绩被唐·阿隆索·埃尔西利亚刻在铁与玉般的《阿拉乌加》史诗中。

我的父母来自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盛产葡萄和葡萄酒。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我的母亲唐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去世了。我出生于1904年7月12日。一个月后，8月，被结核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母亲长逝了。

智利中部小农生活是艰苦的。我的祖父唐·何塞·安赫尔·雷耶斯土地少，孩子多。叔伯的名字在我看来就像远古时代王子的名字，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霍埃尔，阿瓦迪亚。我的父亲只叫何塞·德尔卡门。他很小就离开了土地，在塔尔卡瓦诺港口的船坞上当工人，最后在特墨科当铁路工人。

他是铺碎石火车的司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铺碎石火车。在南部地区，如果不在轨枕之间填满碎石的话，大风、大水会把铁轨卷走。为此需要用草筐把碎石从采石场运来，倒在平车上。四十年前，这样的一列火车需要有一大群车组人员。他们来自农村，来自郊区，来自监狱。都是些个头高大、肌肉

发达的壮工。对于愿意在铺碎石火车上工作的人是不问前科的。公司付出的工资很少。我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已经习惯于指挥和服从了。有时他也带我去。我们在博罗亚采石头。那是边界地区的野生中心地带，也是西班牙人和阿拉乌加人进行激烈战争的战场。

那里的自然景色真让我陶醉。鸟、甲虫、还有鹧鸪蛋吸引了我。这些又黑又亮的颜色像猎枪筒似的东西，很难在山里找到。我对这些昆虫的精美惊奇不已。我还经常采集“蛇母”，我们用这个古怪的名字称呼那种在智利虫类中个儿最大，又黑又亮又壮的鞘翅目动物。如果猛然在酒果树、野草果树或山毛榉上看到这家伙，真会把人吓一跳。我知道这东西很硬，我双脚站在上面也踩不坏。它有如此坚硬的保护壳，就不需要什么进攻武器了。

我的这些发现也引起了那些工人的好奇。他们很快也迷上了这些新发现。我父亲稍不留意，他们就溜进原始森林，他们更灵巧、更聪明，也比我更有劲，马上就找到了在我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宝贝。有个人叫蒙赫。听父亲说，他是个爱打架的危险人物。他褐色的脸上有两条明显的线条。一条是纵向的刀痕，另一条是横向的微笑，充满了善意和狡黠。这个蒙赫总给我带些什么白喇叭藤、毛蜘蛛、雏野鸽。还有一次他给我找到了一个最漂亮的甲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这种东西，我反正只见过那一次。它就像一条披着彩虹的闪电，壳上发出红光、紫光、绿光、黄光。它又像一条闪电一样从我手里飞走，回到森林里去了。蒙赫不在，无法抓住它。那种东西再也没有出现。我也从未忘记我这位朋友。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死了。有一次他从火车上摔下来，滚到悬崖下面了。火车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对我说，已经只剩一堆骨头了。